



■本期关注：纪念叶嘉莹先生

叶嘉莹：一生传递诗词之美

□本报记者 韩萌萌

11月24日，古典文学研究学者、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逝世。叶嘉莹毕生致力于传承中华诗词，精妙地阐释其中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智慧，把诗词的种子播撒到五洲四海。

叶嘉莹在古典诗词创作、研究和教育上成就斐然，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《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》《迦陵论词丛稿》《迦陵论诗丛稿》等著作见解独到、底蕴深厚。她倡导的“以诗为教”特色鲜明，发挥了中华诗词的独特感召力，唤起了人们对高尚品格、不屈意志和真善美的追求。本期《读周刊》05版，让我们从书中了解“诗词的女儿”叶嘉莹，感受她一生“只为一件事而来”的执着与热爱。

“书生报国成何计，难忘诗骚李杜魂”

叶嘉莹曾说，“我平生志意，就是要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。”她一生都在传承、传播中华古典诗词。自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开始从教至今，已近80年，诗词早已成为她的信仰。1979年，首次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讲学之时，她挥笔写下了“书生报国成何计，难忘诗骚李杜魂”的诗句，就是要将诗词之美讲给更多人听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中华书局出版了叶嘉莹的《迦陵论诗丛稿》，后又陆续出版《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》《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》《叶嘉莹说初盛唐诗》《叶嘉莹说中晚唐诗》《叶嘉莹说诗讲稿》《迦陵讲稿》《唐诗应该这样读》等。这套丛书不是对旧作的简单重印，而是全面修订和升级，补入了叶嘉莹近年的创作，更新了“迦陵年表”，不仅涵盖她的学术论著、教学讲义和个人诗词作品，还有专门为青少年所写的普及读物，可以说是叶嘉莹一生学术造诣、教学生涯、人生体悟的全面展现。

该书系中，多种图书为演讲记录稿，是叶嘉莹在讲坛上的即

兴发挥，读者还可以通过扫码听到当年课堂的录音。

在当代中国古典诗词的讲坛上，叶嘉莹不仅研究深入，讲得精彩，还创作了许多令人动容的作品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对中华传统文化那份发自内心的热情，感染着无数人。在《人间词语七讲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）中，叶嘉莹以全新的视角，对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语》重新进行了解析，可以说，实现了两代诗词研究大家隔空对话。她用讲稿方式呈现出来的解读，既有对经典的敏锐洞察，也有对东西方批评理论的融会贯通，更包含着她数十年的研究和感悟，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与赏析开拓了全新视野。

“我的莲花总会凋落，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”

我们为什么要读诗？古诗词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意味着什么？从叶嘉莹身上能找到答案。她诗心早慧，一世多艰。正是诗歌照亮了她生命中的灰暗时刻，又如一叶轻舟，渡她涉过生命的长河。

对叶嘉莹而言，诗词并不只是爱好、慰藉，更是理想、信仰。她用一生研究古典诗词，希望能打开一扇门，“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”。这位才情横溢的诗人，也是通向古典诗词海洋的摆渡人。

“我有两个最大的心愿，一个是把自己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会，告诉一代的年轻人，一个是把真正的诗歌吟诵传给后世。”《古诗词课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）正是延续了叶嘉莹的第一个心愿。全书共三十六课：上编二十课，是关于诗的介绍，始于《诗》《骚》，终于晚唐之李商隐；下编十六课，是关于

词的介绍，始于花间词人温庭筠，终于南宋末之王沂孙。每堂课，均附有叶嘉莹亲自注释、简析的“诗词选注”，精解中国最重要的诗人和诗歌。通过这三十六课，读者可以掌握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、演进脉络，获得一窥古典诗歌殿堂的钥匙，在诗词的兴发中体悟生命。

在《叶嘉莹说诗词之美》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）一书中，有她讲评辛弃疾、王国维、温庭筠、欧阳修等诗词大家的作品和人生得失，让读者与伟大的灵魂相遇，产生精神共鸣，真切地感受诗词是怎样激发人的斗志，又是怎样抚平人的创伤和生活中那些不如意的。

在叶嘉莹的愿景中，不仅成年人要读诗，孩子也应该尽早地读诗。阅读诗词，借用诗人的眼睛重新感受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大千世界。她在《给孩子的古诗词》（中信出版集团）中说：“小

孩子记忆力强，即使他不能理解内容，只要先背下来，等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，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出来，如同智慧库，为孩子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。”除了讲授之外，叶嘉莹也强调对诗词的吟诵。“写诗的时候，字从音出，字从韵出，文字是跟着声音出来的，所以要吟诵得很熟。”

叶嘉莹不仅亲自吟诵、讲解218首古典诗词，还精心为孩子们挑选适合的诗作。“当时我精选了近300首古典诗词，供叶先生筛选。没想到第一轮讨论时，叶先生就把李商隐的《天涯》给删了。叶先生跟我说，《天涯》是首好诗，但不能让孩子们刚开始读诗就读这么悲伤伤感的诗。”这个细节，给陪伴了叶嘉莹20多年的学生和助手，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、文学院教授张静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“莲实有心应不死，人生易老梦偏痴”

叶嘉莹，是“诗词的女儿”、风雅的先声，她用一生书写了一部关于热爱、关于坚持、关于传承的壮丽诗篇。《为有荷花映我来：叶嘉莹在南开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）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沈立岩教授主编，叶嘉莹亲自审定，还有多方收集的百余张珍贵照片，集文学、史料、学术价值于一体。书中首次勾勒了叶嘉莹在南开园诗教传薪、延续古典文脉的感人事迹，完整梳理了叶嘉莹南开情缘的脉络渊源，生动展现了师生间跨越世纪、逾骨肉的友谊，并收录了叶嘉莹手书诗词作品，每篇章第一页是叶嘉莹为此书重新题写的旧作诗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叶嘉莹对一些文章中引用诗词的错误给予了纠正，对有的诗句平仄不当给出了具体修改意见，对有的文章还做了批注。

“我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，他们的理想、志意、持守、道德时常感动着我。”如果从陶渊明、李杜、苏辛的诗词中看到他们那样光明俊伟的人格与修养，就不会丧失自己的理想和希望。“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苦难，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，而古代伟大的诗人，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品格和理想志意，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。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。”在叶嘉莹的自传《沧海波澄：我的诗词与人生》（中华书局）中，有她面对苦难的忍而不发、怨而不怒，有她以诗词为寄托，渡过了人生苦海中一次又一次的劫波。这本书是她的演讲实录，听她讲述诗人的人生，让我们从个体生命与诗词的对话中，获得穿越时空的智慧与慰藉。

在近80年的诗词教育生涯中，叶嘉莹分享对古典诗词的体悟，感动、影响了几代人，让越来越多的人跟随她的脚步，成为古典诗词的爱好者、传承者。“叶先生点燃了我的心灯，我也希望能不负师恩，把这一点火焰继续传递下去。”张静在《诗词大先生：叶嘉莹的诗教人生》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）中，从弟子的角度，为读者讲述了叶嘉莹的为师之道、诗教之路、诗教理念，书中还有最新的“迦陵年表”，以及数十张叶嘉莹不同时期的照片。“这本小书也是我自己追随叶先生20多年的成长历程的一次回望。叶先生用她的百岁人生，展示了一个人若是长期浸润在中华古典诗词里，生命会增添怎样的色彩，灵魂会迸发怎样的光彩。作为叶先生的学生、中华诗教传承队伍的一员，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叶先生的精神风骨。有叶先生这样的人生导师，我只觉得‘精进无有息时，树人唯恐或倦’。”张静说。

镜中人影

□叶嘉莹

一个朋友来做一个访谈，我忽然间觉悟：诗是“有诸中，形于外”，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因此，诗常常是不知不觉的，是你自己的本质、潜意识的一种流露。我小时候，老家的四合院能看到的景物就是：窗前的秋竹、大的荷花缸、菊花，然后看到花开的时候有很多蝴蝶、萤火虫在翩跹起舞。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理想，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诗人。一个小女孩一天到晚地背诗。诗歌不止要背，还要吟诵。吟诵久了，你不用学平仄、押韵，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。作诗不是很难，就像唱歌一样吟唱，吟唱的时候，那个声调跑到你的头脑、心灵里，你随着声调就写出来了，诗的感情是伴随着声调出来的。卢沟桥事变以后，我遭遇的第一个打击是我母亲的去世。在国仇家难中，我的诗歌脱离了少女的情怀，而有了比较深的层次。抗战时期，北平

沦陷后，老师教我们的诗词，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爱国的思想。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写了一首小词，其中有一句“小红楼外万重山”，表面上说是红楼外有万重山，那个“万重山”代表的是什么？就是杜甫说的“国破山河在”。因此我的老师后来说“黄河尚有澄清日”，黄河就是千年一清，它也会有一个澄清的日子，“不信相逢尔许难”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我从小是在苦难之中长大，我关怀国家人民的苦难，这种感情是我从小养成的。抗战进入第七年，我写过一首诗：莫漫挥戈忆鲁阳，孤城落日总堪伤。高丘望断悲无女，沧海波澄好种桑。人去三春花似锦，堂空十载燕巢梁。经秋不动思归念，直把他乡作故乡。我在诗中写：屈原要为这个世界找一个理想的归宿，一个理想的救赎之策，他找到了吗？虽然他没找到，但何妨从现在做起，等到沧海变成桑田，要等到哪一年呢？现在就试一试在沧海之中种下桑田吧！我就是要在沧海之中种出桑田来……

《沧海波澄：我的诗词与人生》（中华书局）序言节选。

书生志意托讴吟

□叶嘉莹

龙榆生先生曾经给他的学生题写过一首《浣溪沙》的小词，下半阙说：“文字因缘逾骨肉，匡扶志业托讴吟，只应不负岁寒心。”我曾把他这几句改写了一下，变成“师弟因缘逾骨肉，书生志意托讴吟，只应不负岁寒心”。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，有时甚至比骨肉更亲近。因为骨肉是天生来的，是血缘的关系，而不在于个人精神、思想上有没有一种自我的选择，而师生的情谊，则是他们的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。所以，很多人都觉得师生的情谊是更为可贵的，这是“师弟因缘逾骨肉”。“书生志意托讴吟”——我们讲授古典诗歌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是寄托在诗歌里边的。不只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和志意，我们还透过古人的诗歌，把他们的品格、理想，他们的志意、怀抱，他们的情操、修养，传递给学生。

同行”的日子算来已有20多年了。这期间，我见证了她在各方面的不断成长，而她作为我晚年重要的学术助手，更是给了我极大的帮助。从课题研究到图书出版，从活动组织到对外联络，很多事情我都是在她的大力协助下完成的。特别是我晚年回国定居、在南开设立“迦陵基金”、筹建迦陵学舍、拍摄文学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等重大事件的决策与执行，可以说，都与张静密不可分。她为人正直，做事讲原则，我对她十分倚重。

2015年10月，南开大学迦陵学舍落成。我的学生就集了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字，把“师弟因缘逾骨肉，书生志意托讴吟”两句刻在黄花梨木上，挂在了迦陵学舍的迦陵讲堂内。我觉得，师生之间，确实是讲缘分。张静先是跟我从事博士后研究，出站后就留在我身边工作，我们之间“携手日

借此机会，我还想向张静的先生白峰表达一下感谢。这么多年，张静能跟着我各地奔波，整日忙碌，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，是很难实现的。陶渊明曾说“吁嗟身后名，于我若浮烟”。作为一位百岁老人，我知道自己少不了会被人评说。而这本张静写我的书，除了学生对老师的溢美情辞我愧不敢当，内容都是可信的。其实我了解张静，书中学里行间流露的，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感情，更是对中华诗教当代传承的一份深情。

最后，我想用自己的一首小诗，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：

天外从知别有天，人生虽短愿无边。
 枝头秋老蝉声脆，水上歌传火内莲。

百岁老人叶嘉莹
 2024年4月于天津

《诗词大先生：叶嘉莹的诗教人生》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）序言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